

# 游走于山水与市井间的诗意家园

——评梦萌散文集《随意即风景》

□白 描

梦萌的散文集《随意即风景》，在山水烟岚与市井烟火之间，为现代人勾勒出一片可供灵魂栖息的诗意家园。“随意”二字看似闲笔，却暗含了作家对生活本真状态虔诚的凝视与刻意的萃取。在浮华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梦萌以笔为舟，引领读者穿越自然之壮美与人间之琐屑，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行走与观察里，沉淀下对生命、文化与存在的深邃思考，成就了这部温润而厚重的精神图谱。

梦萌笔下的山水，绝非浮光掠影的风景明信片。他足迹所至，华山之险峻、西湖之潋滟、三叠泉之磅礴、卧龙谷之幽邃，皆被赋予深沉的文化基因与鲜活的生命律动。在《雨中西湖》里，他捕捉到“雨好像不是下的，而是纺的，吐的”这般奇崛的意象，轻柔的雨丝瞬间化为天地间缠绵的经纬，自然现象被点染上江南丝织文化的底色。更妙的是，他由游人手中撑开的伞，轻盈地钩沉出白娘子与许仙借伞定情的千年传说，使眼前的雨幕与历史的烟云、民间的想象浑然交融。自然景观在他笔下，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密码的文化符号。

这种对山水的人文解码，在《泰山阶》中达到一种庄严的升华。当众人仰望台阶或惊叹石刻时，梦萌的目光却久久驻留在粗粝而坚实的盘道台阶上。他看到的不是冰冷的石级，而是“中华文化宝典的一枚书签”——每一级台阶，都仿佛镌刻着时光的刻度，承载着无数攀登者的虔诚与重量，连接着大地与苍穹，成为民族精神跋涉的具象象征。黄山松的“拒腐”风骨、

遵义城头的“满新月”清辉，莫不是他穿透景物表象，直抵其内在人文魂魄的敏锐洞察。这种凝视，使他的游记超越了地理空间的记录，升华为一场场在自然肌理上进行的文化考古与精神礼拜。

如果说山水游记是梦萌与宇宙宏阔的对话，那么他对市井巷陌的描摹则是对尘世烟火中人性微光的深情打捞。《随意即风景》的另一重魅力，在于他拥有将凡俗日常淬炼为哲学金砂的能力。一碗关中街头再寻常不过的羊肉泡馍《品梅》，在他眼中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成为审美思辨的载体。他从肉片数量的增减（五片到两片），联想到艺术创作中“以少胜多”“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东方美学真谛，甚至引申出对“修补美”这一崭新审美范畴的探讨——衣物破损处的绣花修补，何尝不是一种化残缺为神奇的生活艺术？这种由舌尖滋味向心灵哲思的跃迁，正是梦萌散文最独特的思辨路径。

他将这种“小中见大”的哲学透镜，对准了生命长河中更细微的涟漪。《美美青春痘》中，少年面庞上那令人烦恼的“痘”，被他点化为“生命的根瘤菌”“尖端放电”——它不再是生理的尴尬标记，而是青春能量喷薄的火山口，是生命走向成熟必经的庄严加冕礼。《走路》一文更是将人类最基础的肢体动作，提炼为贯穿一生的精神隐喻。孩童学步的蹒跚与成人世路的坎坷相互映照，最终指向那条更需专注与执着的“心路”历程。在梦萌看来，人生就是一场

漫长的“走路”，重要的不仅是方向，更是行走时内心的澄明与定力。

梦萌的散文语言是诗意栖居得以构建的基石。他拥有将方块字化为五线谱的魔力（如《在上海听音乐》），使文字本身流淌出韵律与节奏。在《三叠泉瀑布》中，他以“俯瞰，似天射下一群令箭；仰望，像地举起一丛宝剑”这样铿锵的军事意象，将飞瀑直下的雷霆之势转化为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视觉的壮阔与听觉的轰鸣在文字中炸裂开来。他深谙通感之妙，《烟台听海》里涛声哨音交织难辨；《枫桥雨夜》中将无情雨丝赋予“痴”的缠绵情态，排比与复沓的娴熟运用（如《月夜船海》中四个“看”字的回环），为散文注入诗歌般的吟咏气质，而长短句的交错（《泰山阶》），则精准模拟了攀登者喘息与休憩的生理节奏。这种语言的诗性锻造，使他的文字既有古典的凝练蕴藉，又不失现代散文的舒展与生机，将山水之灵与市井之趣熔铸为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学风景。

然而，梦萌并非一味沉溺于风花雪月的田园牧歌。他犀利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脚下的土地和时代的病灶。《舌头的功能》一文以人体器官的温滑善睐为引，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中的谄媚逢迎之风，并发出令人警醒的预言：当“舔”从比喻变为真实行为，人类的语言与良知终将退化殆尽。在《人来疯在线》《该死的嘴》《猴性新探》等篇章中，他以杂文的锋芒解剖着社会痼疾与人性的幽暗面，嬉笑怒骂间尽显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这种介入现实的勇

气，使他的“诗意栖居”并非逃避的桃花源，而是扎根于纷繁世相中依然保持清醒的精神高地。

我与梦萌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彼时我任《延河》杂志主编，他是活跃在《延河》的作者。记忆犹新的是，陕西文学界的前辈们——如杜鹏程先生笔力雄浑如华山基石，王汶石先生观察生活似渭水般绵密，李若冰先生行走高原如风般执着——他们皆对这位“水的爱好者”投以热切的目光。李若冰先生曾撰文盛赞梦萌为“文学的搏击者”，称其作品“水的灵魂跃然纸上”，更期许他在水流中“找寻自己的风格”。那份由《水杉礼赞》《水之魂》等篇章透出的、对水利工作者生命韧劲的礼赞，确实让老一辈作家看到了文学薪火传承中可贵的赤诚与扎根生活的深根。几十年文学长路走下来，梦萌未曾辜负这份期许，他以《随意即风景》在内的累累硕果，践行着对山河大地与人间烟火的永恒凝视，这份不懈的耕耘与丰厚的回响，着实令人欣慰。

梦萌的散文世界，是山水与市井的双向奔赴，是诗意与哲思的相互照亮。《随意即风景》的书名，恰是他创作姿态的最佳注脚——以看似随意的步履丈量大地，以刻意的匠心捕捉风景背后永恒的精神微光。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精神家园日益沙化的今天，梦萌的散文宛如一股清泉，提醒我们：真正的栖居，是在西湖的雨丝里感受时间的绵长，在泰山的台阶上触摸历史的脉动，在羊肉泡馍的香气中体味生活的真味，在青春痘的印记里礼赞生命的蓬勃。这份游走于山河市井间构建的诗意，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以更深的爱恋与更清醒的思辨，重新进入并照亮现实。他以文字为砖瓦，为我们时代疲惫的灵魂，筑起了一座可以安放“凡世的灵魂”的精神殿堂——在那里，水在低语，山在诉说，而人间烟火，亦可成诗。

（作者系作家）

# 从镜中舞到栖居之境

——评陈爱中的诗集《灯花与荒原》

□李濛濛

不得的矛盾体验，存在的孤独被终极表达。“花”成了诗人言说孤独的镜像。

陈爱中的诗里总会有意无意地穿插一种“花未开”的意境：“桃花很远”“杏花窃喜于孤独的繁华”“杏花还没有开”，似在以花的未开述说自己的孤独体验，隐藏在繁华后的孤独言说是如此不动声色，连花开都不曾惊动，所以诗人感到“窃喜”和满足。诗人的喃喃自语只属于他自己，还未准备接纳这个世界，而花的未开就是这种孤独的保护色。“花”是诗人的孤独共语者，是诗人温柔的抵抗。雪落花开、蝴蝶翩飞，桃花是蝴蝶的精魂，蝴蝶是转世的桃花，不知桃花之化蝶与，蝶之托桃花与？究竟孰是真我？

“我”与“我”之周旋毕竟太久，还是宁做“我”的好，这里的“我”不再是自我纠缠的“我”，而是从镜像迷宫中突围而出的全新主体。诗人从镜中的顾影自怜中抽离而出，顿然感到铺洒而下的月光和雨水，“月亮高悬/清凌凌地洗脱尘土的气息”“雨水洞穿泥土的幕障”，仿佛冲刷一切。意象的改变是诗人心象的无意识显影，月光是涅槃的雨水，雨水是月光重生的叹息，雨水落地决绝，只因“落雨知晚前生的约定”，它与地面碰撞后升腾起一股洁净之气，在与尘埃的告别中化作不朽的清辉，于是“有诗和明月升起”。雨最终是要落地的，它是重生为月光的必经之路，个体终要从镜之舞

的旋转中走向世界，否则将被抛入虚无。“我”在另一个维度成为“我”，诗人终以向死而生的勇气解构了镜之舞的迷惑。

诗人曾企图将自己不安分的挣扎隐入万物的窃窃私语中，“劝阻不甘心的野草/安抚于命运的搁置”，但从自我周旋中抽身而出时，他终于明白一切不过是徒劳。于是诗人重新审视自己，终于在与万物的和解中重塑自我。“无人凝视的树根/与落叶讨论松鼠的足迹”，你以为一切都会了无痕迹吗？诗人仿佛洞悉了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懂得了妄想不被这个世界察觉到自己孤独的企望是多么幼稚。这里有两个“我”：一个欲盖弥彰、掩耳盗铃的“我”，另一个是更高意义上的“我”，他看见了那个欲盖弥彰的“我”的虚伪和怯懦，他在审视“我”，令“我”避无可避。于是“我”与“我”不再周旋，而是促膝长谈，把禁言欢，合而为一个凝视世界的旁观者，泰然处之。此时由蝴蝶转世的花与月光重构出另一种光景，“丛生的杜鹃花绚烂地绽放/月光流泻出一池池的欢欣”，月光即是重生的雨水，跳跃的是雨水的欢欣。

成熟的诗人当然知道重构绝非完成态，它不过是为新一轮的周旋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起点，运动和循环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状态，“山后依然是山”“不忘那座山/也不会仰望这座山”。对世界的生生不息了然于心，也就不再焦

虑，“生长与坠落，坦然与顺意”。诗人不再畏惧博弈的孤独，在更高的意义上获得了安宁，“时间敞开了/看到芸芸众生”，真正的安宁绝不是在孤寂中获得，“自我”执念的破除只有在对芸芸众生的照见中达成，诗人不再是那个被抛出的孤独个体，他开始真正体味这个世界。且看那些充满禅意的诗歌：《远山隐隐》《花朵与流云》《饮茶园居》《夕阳之后》，诗人从万物生生不息的领悟中抵达了物我相融之境，在“坐听归鸿鸣”的禅意中终至无我之境：“归墟敞开，四野无波”。

主客界限的消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达成一致，是另一个更高维度上的平衡状态，从极孤独到大自在，褪去二者的“极致”形态，诗人猛然发现二者实际同源，过程虽然曲折，但他明白未至极致的孤独不过是无病呻吟，不达无碍的自在也只是矫揉造作。于是，诗人感到心安理得，所有的一切在他眼里变得平淡自然，“驴子走过街道，云雾惊厥的幻觉/有卧佛通透的安详”“一碗碗的烟火/也许远胜石头与大海的象征”，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再对峙，大道至简，深刻源于平凡。此刻，“我”与“我”、“我”与世界、世界与世界不仅和解，且成了彼此存在的证明。

“一扇窗坍塌了/引出的是一片广袤的海”，自在源于孤独，孤独通往自在，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向你敞开的。灯花是渺小短暂的，而荒原是空旷久远的，妄图以灯花照亮荒原更是荒诞的，但灯花的信念来自母亲，它足以对抗一切虚无。于是，瞬时和永恒达成了和解，有限与无限握手言和，陈爱中获得了满足，心安理得、看顺千万。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

# 在场式的生命体验

——评喻之《四月的牙齿》

□张 贞

喻之之的小说集《四月的牙齿》收录了其近年来创作的10篇小说，所写内容涉及爱情、职场、官场、乡村教育、都市奇遇等，却都指向一个主题：热爱和拥抱芸芸众生，深入探索和书写普通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体验。为此，她采取了一种“情动”叙事策略。所谓“情动”，是德勒兹在重新阐释斯宾诺莎思想时提出的概念，意指“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情动来自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体际遇，当我们碰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感知，这种感知引发了一定的情感，我们也就因此获取了生命体验和生命力。具体来说，当我们感受到愉悦时，生命力就会增强；反之，当我们感受到愁苦时，生命力就会减弱。当然，愉悦和愁苦这两种情感并非静止状态，而是时常处于流动中，两者之间有各种组合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喻之之小说中被人们所熟悉的“快乐与忧伤交织”的情感基调，恰好是“情动”叙事所带来的审美效果。

《何不顺流而下》中，老K的生活原本舒适惬意，拥有一份可以经常不去上班的工作、一个娇小俏丽的女朋友、一个关于养马的梦想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卷入单位的人事纷争，被迫辞职，同时又发现女友背叛了自己。此时此刻的老K，可以说是从人生的圆满状态坠入缺失状态，整个人如同被雷电击中一样，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并从众人的生活中悄然消失。当然，生活总在继续，生命力随着人生际遇的转变及其引发的情感波动又有所流转，第二年老K给“我”寄来一封短信，描述了一个养马、种西瓜、画画、喝酒、赏月的世外桃源，至此，老K的生命力又一次回升。从这一生命力流动的轨迹来看，老K的幸福和愉悦显然和宁静舒缓、自然辽阔的乡村生活密切相关。

为了更充分地展示主体的情动过程，喻之之在多篇小说中对形式进行了特殊处理，来凸显主人公的内在生命体验。以《郎君镇来的彪哥》为例，创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的彪哥决定自杀，但小说的主要内容不是写他自杀，而是写他在自杀前想要去见前女友一面，结果一路上因为骑的自行车屡屡出状况，无形中拉长了这一过程，于是作家就借助这一被不断延宕的时间，让彪哥充分回忆自己从无名小卒到名利双收再到落魄失意的人生体验。在这篇小说中，故事

本身带给人的情绪是愁苦，但作家通过对故事进展时间的裁剪，凸显了彪哥在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情绪情感，从而让读者更细腻地感受到他的情感走向及其对生命力的决定作用。

艺术理论家维戈茨基提出，“要在一切艺术作品中区分开由材料引起的情绪和由形式引起的情绪”。意思是说，艺术家所选题材和其所运用的形式在情绪基调上不但不相吻合，而且处于对抗之中，如题材指向沉重、苦闷等，形式则指向超脱、轻松等，两者在相互对抗中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统一。喻之之的“情动”叙事，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产生了更从容的延展可能性。如果说《郎君镇来的彪哥》是用回忆式心理活动来冲淡题材本身的悲凉的话，《良宵引》则是将“约会之夜被大雨冲阻”这一日常生活事件与女主人公海棠的情感波动紧密结合。这种用形式来给予常规故事更多审美空间的叙事策略，在喻之之早期的小说中已具备雏形。写于2011年的《没有蔷薇的原野》中，村小老师苏璞想走关系调离村小，发现一直关照自己的施副校长竟然是曾经偷看自己洗澡的伪君子，故事本身的情绪基调是寒凉的，但作家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宁静和野趣，整篇小说洋溢着乡野生活的清香和静谧。到了《四月的牙齿》，作家通过“莫莉当年究竟讲了什么故事”这个细节，让卢森堡反复回忆往事，从一个看似露水情缘的故事中筛选出莫莉这个女孩儿的坚韧、独立和无声的反抗。而在《无限寺》



中，作家又借助“究竟谁在冒名顶替俞问樵”这个悬念，细细勾勒出俞问樵对生活浮沉的体悟和对往日读书生活的怀念。

正是通过这种对故事的巧妙处理，喻之之的小说不断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纠结的内心世界和多变的情感状态，使读者透过生活表象去接近更深层的生命状态。更为可贵的是，她也在努力探寻情感疗愈和生命修复的路径。如何获得内心自治是人们密切关注的人生命题之一，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对现实生活的全面介入，在场式的生命体验成为人类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重要砝码，这也是“情动”叙事近年来兴起的重要原因。期待喻之之能在这一场域创作出更多触碰普通人心灵的文学佳作，形成更为成熟稳定的个人风格。

（作者系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小时候我仰望你，长大后我成为你。这句话在女篮运动员杨力维、杨舒予身上变得具象化了。她们从小努力，每进一个球、每一次防守，都在向世界展示青少年的力量和勇气。而且，篮球姐妹花成功了。姐姐杨力维当上中国女篮队长、杭州亚运会旗手。妹妹在东京奥运会3人篮球赛中拿到铜牌。姐妹俩还手拉手入选中国女篮，参加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4—2025赛季东莞女篮斩获WCBA联赛总冠军，杨舒予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FMVP），追平了2021—2022赛季WCBA总决赛姐姐杨力维荣膺FMVP的成绩。她们的坚持和毅力变成了好多年轻女孩的榜样，鼓励着她们一直向前冲。篮球姐妹花的价值可不只是在比赛输赢，她们是云南的骄傲，也是青少年学生的好榜样。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体育题材报告文学成为耀眼的存在。以足篮排三大球为对象的体育题材报告文学曾出现过诸多佳作，譬如《中国姑娘》《倾斜的足球场》和《篮球的秘密》等。这些作品都是以青少年喜爱的人物为书写对象。值得欣喜的是，新近问世的长篇报告文学《篮球姐妹》，为这一类型的当代报告文学创作增添了新气象。

与全景式展现某一体育类型或运动员群像的报告文学有所不同，《篮球姐妹》主要以中国女篮队长杨力维以及同为女篮队员的胞妹杨舒予为描写对象，通过重点再现杭州亚运会、东京奥运会、悉尼女篮世锦赛、备战巴黎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将两姐妹由青涩到成熟的“篮球人生”形象而生动地呈现出来。经由对“篮球姐妹”的叙写，作品显示出青少年励志故事的内涵——梦想、热爱、执着、坚韧、智慧。正如作品中杨力维在谈到如何由普通成人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时所表达的肺腑之言：“如果她足够热爱，就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热爱会让你奋不顾身。”可以说，这部作品既是杨氏姐妹花由普通入进阶为“女篮明星”的成长史，汇聚的是两人致力于篮球事业“顶峰相见”的雄心与信心，也是一部新时代中国女篮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低谷走向高峰的发展史，宣示着中国女篮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凝聚力与精气神，更是对爱国、奋进、团结和坚韧的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的弘扬，折射出当代中国的沧桑巨变。尽管作品主要再现的人物是杨氏姐妹，但实际上将两人置于中国女篮的“情境”中作整体观照，形成了互动与互塑的紧密联系。书中写道：“篮球这项充满活力的运动，不仅是一项竞技，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态度。它所蕴含的体育精神，以及它对社会产生的‘种子效应’，深深影响着当今青少年群体的社会生活。”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于篮球运动精髓的精准理解和深刻把握。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由杨氏姐妹花所生发出来的对于当下生活所应持有的“精神”与“态度”。《篮球姐妹》的意义由此超越了一般体育题材作品，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与深远的阐释空间。

一般来说，青少年报告文学作品深刻而广大的意蕴不可能成为抽象的“悬浮”状，它必须“接地气”“有生气”，在人物和事件的具体呈现中体现出来。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就很较劲”、对自己要求很高，一生相随追求篮球、献身篮球，以稳健风骨肩负国家队队长重任的姐姐杨力维，以及“我的人生我做主”、特立独行，追随姐姐热爱篮球、成为备受瞩目的篮球新星妹妹杨舒予，无疑是书中最为耀眼的角色，也是作者倾尽心力、浓墨重彩表现的“灵魂”人物。然而，仅有“主旋律”人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有“和声”意味的群像，这些群像由中国女篮队员、教练员、管理工作者以及杨氏姐妹家族成员等构成。譬如，教练毛伟红不仅敬业，还慧眼识珠，将杨力维当作“小天鹅”哺育，预见到其未来“一飞冲天”的高光时刻。作为球手明星的杨氏姐妹的爷爷奶奶、作为足球运动员的父亲“老杨”及妻子，“体三代”的故事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群像成为杨氏姐妹成长的沃土，从不同侧面烘托两位主人公，使人物再现更为丰满立体。

人物之外，《篮球姐妹》的结构亦有鲜明的青少年特质。作品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我”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交错，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开头的“大国旗手”与结尾“巴黎相见”两章，是作者“我”的亲见亲闻亲感，特别是最后一章“巴黎相见”直接再现作者“我”与运动员、教练员在广东东莞大朗体育馆的对话，言行举止和音容笑貌仿佛就在读者眼前，极具现场感和亲历性。其余各章主要是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以此呈现杨氏姐妹篮球人生的关键节点。作品以“篮球礼赞”“锡都旧事”“山海之间”“伟伦体校”“恒予中心”等篇章，将作为“体三代”的姐妹俩参与篮球运动的家庭承传、专业平台、文化熏陶等和盘托出，生动活画出杨氏姐妹从事篮球运动的精彩人生。

在语言表达上，《篮球姐妹》秉承报告文学“跨文体”叙事的基本规则，融汇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文体形式的写法，全书语言既具温情叙事的亲和性，又具篮球运动专业感。作品在非虚构所要求的真实书写与“跨文体性”所要求的艺术传达之间形成叙述张力，再加上交错叙事的丰富视角，以及章节标题精心贴切的设计，使得《篮球姐妹》摒弃了一般报告文学写作的匠气，让热爱篮球运动的青少年们仿佛看见抬头望向蓝天的自己，心生飞向蓝天的梦想。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代风华——读报告文学《篮球姐妹》

《篮球姐妹》，杨红昆、官玉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